

当代长篇小说精品文库

愁容騎士

高建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当代长篇小说精品文库

愁容骑士

高建群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愁容骑士/高建群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8.10

(当代长篇小说精品文库)

ISBN 7-5059-3021-4/I · 2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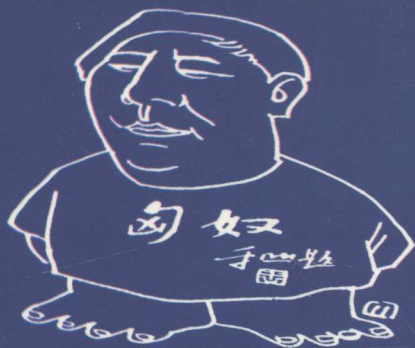
I. 愁… II. 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8)第10113号

书 名	愁容骑士
作 者	高建群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吴若竹
责任校对	王晓莉
责任印制	董华
印 刷	陕西省轻工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77千字
印 张	13
插 页	2页
版 次	1998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7-5059-3021-4/I · 2281
定 价	19.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电 话: (029) 7348489



作者简介

高建群（1954.1—）陕西临潼人。新时期重要的西部小说家，国家一级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代表作有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雕像》、《大顺店》等十六部，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六六镇》、《古道天机》等三部，散文集四部。其中，《最后一个匈奴》在港台分别由天地图书公司和汉湘文化传播公司以繁体竖排版出版，《大顺店》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成同名电影。

内 容 提 要

《愁容骑士》是著名小说家高建群的最新力作，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之一。高建群这位强悍的陕军主将的又一次亮相。是作家费时十二载，呕心沥血，调动他的全部阅历和激情、才华与耐力，为我们写出的又一部重要的西部作品。

雄伟的西部风光，传奇的西部故事，大喜大悲的各类人物，对世界和对人类自身的痛苦思考、天马行空式的叙事笔法，愁容骑士——长枪骏马——英雄美人——戈壁荒原，如此等等，构成这部长篇的鲜明特色。

愁容骑士是一个笼罩全书的身骑黑走马，踏着夕阳的凄凉的余晖，向荒原深处走去的人物形象。它令我们想起《廊桥遗梦》那“西部的最后的牛仔之一”形象，想起作家本人前些年的那《最后一个匈奴》。

目 次

引 子	镰刀荒草	(1)
第一卷	车祸	(4)
	一、蝴蝶效应 二、河岸上的家族 三、黄龙山 四、凤凰单闪翅 五、乡间骑士 六、堂弟 七、城市的夏天是女人的夏天 八、绕树三匝无 枝可依 九、小镇 十、一百种偶然和一个必然 十一、恶时辰 十二、季风再来	
第二卷	坏女孩	(87)
	一、膝上女孩 二、重归伊甸园 三、人类的第一 件乐器叫“埙” 四、香烟盒上的四个色点 五、尖顶屋 六、路霞 七、吉尼斯世界纪录大 全 八、四个指头 九、大祭祀 十、母系氏族 村 十一、成丁礼 十二、狩猎的故事 十三、 女酋长的脚趾 十四、看客 十五、电视剧 十 六、另一个女孩 十七、已知的和未知的 十 八、饮食村 十九 鲜花与少女 二十、舞者 二十一、8563 颗骨珠 二十二、角色	
第三卷	惊厥	(141)
	一、北方忧郁 二、蝴蝶斑 三、女人的脱衣速 度 四、爆炸 五、惊厥 六、经外奇穴 七、白 房子 八、堰妮 九、紧急集合 十、三个巴依	

十一、麻木 十二、副连长的军帽 十三、一起国际非礼事件 十四、如芒的针 十五、自我心理治疗 十六、具象 十七、《桃花源记》的新诠释 十八、怪物 十九、一号口 二十、绿茵草地 二十一、越界 二十二、滚开吧，恶梦 二十三、连关节炎都会传染的

第四卷 野苹果 (216)

一、男人的故事 二、女人的故事 三、巡逻 四、道伯雷尼亚 五、路遇 六、眼泪不是水 七、借条 八、胡杨树下的狂欢 九、一张牛皮的故事 十、与狼共舞 十一、野苹果 十二、女巫 十三、重返白房子 十四、复仇的火焰 十五、血祭雪原 十六、有报应吗？

第五卷 大杀戮 (274)

一、电话 二、白色的动物 三、慵懒 四、我在一个秋天 五、家猪还是野猪 六、一盆猪食 七、菜窖 八、英雄救美 九、大杀戮 十、伟大的欢乐 十一、开满白花的沙枣树 十二、多余的饶舌

第六卷 马镫革 (303)

一、畸零者 二、大洋马和小洋马 三、马号旁的一个中午 四、马的三种运动姿势 五、马镫革 六、最后一个秋天 七、这就叫句号 八、告别盐池 九、呼图壁的马肉 十、伤心车站 十一、婚礼 十二、在地上 十三、小洋马出走 十四、146号马 十五、不是结局

第七卷	要塞	(338)
	一、操场上 二、爆炸 三、红纱巾 四、达摩克 利斯之剑 五、要塞夫人	
尾 声	节日	(397)

●引 子 镰刀荒草

我骑着我的黑走马，逡巡北方。我的马蹄铁在沙砾中溅起阵阵火星。我的黝黑、削瘦的脸颊上挂满忧郁之色，眉宇间紧锁着一团永恒不变的愁苦。在中国最北方的那根界桩前，我勒马向苍茫的远方望去。远方是欧罗巴大陆，回眸脚下和身后，是栗色的中亚细亚。我在那一刻感到一切都是瞬间，一切都正在过去，包括我刚才那一望，亦已经成为历史凝固。是的，要不了多久，我们都将消失，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食者。

“你知不知道有一种感觉叫荒凉？”这是一首流行歌曲里的词。是的，我当时就这种感觉。我热泪涟涟，我的心头响彻那来自地老天荒的远方的歌声。“荒凉”不仅仅是因为身处一块荒凉地域的原因，而是由于在我的一瞥中，我看到了人类的心路历程，如此地迢遥如此地荒凉。我因此而颤栗以至痉挛。

哦，愁容骑士，以托尔斯泰式的坚定，查拉斯图拉式的无畏向北方的深处走去吧。苍鹰在高不可及的天空飞翔和鸣啾，大地上掠过它翅膀的黑色剪影。铃铛草在轻风中摇起满地的铛铛，像一首大地的音乐。远方是什么？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咱们谁也不知道！但是，勇敢地向深处走去吧，一边走着，一边俯首采撷你思想的花朵。

在你的前方是不可知。在你的身后是灯红酒绿的熟悉的

城市生活。但是你没有退路，或者说你不屑于回头，或者说你额颅上那命运戳记，命定你将终生的流浪与漂泊，命定你是一个独行僧，命定你在这风一样的行走中才能获得片刻的安详。

今天——我们中有一个男人——要出发去征服世界了——骑着他的瘦马——带着他的长枪。请城市搭起彩门为他送行，请贪睡的少女穿起节日的盛装为他送行，请铁匠们用铁锤敲打出钢铁里的音乐为他送行。

并且请这城市，为了他出发的缘故，来一点片刻的安静，然后再去进行你们的灯红酒绿。这个旋风般多变的世界，我们总该给它留下一点固定的东西才对。许多许多年之后，当这个世界正像我的记忆中的过去时而被人们称为“历史”的时候，那时我们的愁容骑士将继续受难。寿终正寝的我们在墓穴里打着呼噜，那时的他，正作为雕像站在白雪飘飘的广场中间，为人类值更。

一个疯子在临死的时候，请人把他抬到户外去。那是一个万籁俱寂的高贵的夜晚，天空高悬一轮苍白的残月。弥留中的他，从病床上坐起来，用手扯着自己的头发，抓挠着自己的胸膛，用一种奇异的、仿佛从地狱的深处发出的、抑或人类那遥远的童年发出的声音，一字一板地吟诵道：“我的心头长满了荒草，谁来收割？”

他大约喊了三遍。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因为他和我们相隔，我们没有一个能走进他的黑暗深处。这个相隔，一个人和一个人的相隔，也许像地球和月球一样遥远。

见没有人回应，疯子深深地失望了。继而，他将下颌抬起，举头向天空望去。月亮，弯弯的月亮，照过故人照过今人并且仍将一如既往地照耀未来的月亮，像一把冰冷的镰刀一样悬挂在空中。

这个可怜的人望着月亮，一瞬间泪流满面。他笑了。他抬了再抬腿，想从病床上站起来，但是没有办到。于是乎，他打消了站起来的念头。他只是张开了双臂。

他张开的双臂像一个大括弧一样。另外一个括弧该是月亮。那张开双臂的姿势有点夸张和做作，像诗人的举杯邀明月（比如李太白），又像演员的最后的谢幕（比如卓别林）。在张开双臂的同时，他叫道：“啊，弯弯的月亮，你像一把镰刀！”叫罢，他轰然倒下，永缄其口。

向北方走去吧，用我的黑走马做你的脚力。在行走的路途上，让我们像一个真正的镰刀手一样，边走边挥动着大刈镰收割路边的荒草。

昨天晚上，我夜观天象，看见北斗七星，正高悬在我们头上，今天早晨，我凭栏仰望，看见吉祥云彩，正偏集西北方向。去北方吧，朋友，现在正是上路的季节。

●第一卷 车 祸

一、蝴蝶效应

我们不了解这个世界，哲学家的所有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解释，都仅仅是他妈的一种解释而已。在冥冥之中，一定存在着一种冷酷的、更为有力的东西，像摆布棋子一样在摆布这个世界，摆布每一个芸芸众生的命运。那里面是有规律的，也肯定有，但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恐惧，像原始人一样的面对现象恐惧。一只蝴蝶在亚马逊河上游的热带雨林中煽动一下翅膀，于是在大陆板块的另一翼，在美国的一个什么地方就会有一场风暴。这叫“蝴蝶效应”，它试图告诉人们世界是可知的，彼事物正是此事物的连锁效应，它同时又说一件细微的事物可以带来硕大的后果。这个名曰“蝴蝶效应”的说法大约也对，但是倘若我生活在美国，而我的视线又有所限制，不能远视到那亚马逊河上游去，那么，我还是不可知，我只能在风暴面前恐惧和颤抖。

这是第一层意思。在接触我这个苦难的故事之前，容我再来深究这个“蝴蝶效应”的第二层意思，即这只该死的蝴蝶它为什么要煽动翅膀。它是在做爱，一边煽动翅膀一边愉悦

地欢叫，它还是因为翅膀上滴落了一滴朝霞，想要抖落它，抑或是，它感觉到了风，它想在风中翩翩起舞。当然，最不费力的解释是，它仅仅只是想煽动翅膀，仅此而已，造物主为它造这一对花翅膀，正是为煽动之用。

“天生一物为竟一物之用”，这是韩愈老先生的话。

那么，它能不煽动吗？这正是我的第二层意思的核心。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能。它要煽动，它非煽动不可，因为它有翅膀，所以它要煽动！

我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例证。这个例证不属于这个苦难的故事本身，而仅仅是行文至此，偶然翻腾到我心中的一桩旧事而已。我有一位同学，死在大约十年前。他原来当兵的那个部队叫“空九军”，正是被毛泽东称为“上了林彪贼船，陷得更深”的那个军。林彪所以选择从西北方向出走，正是因为有空九军在那里的缘故。这些都是题外话，和我的同学的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的同学是在早晨的一次早操，在旋转空军用的那个转轮时，腰脊骨突然断裂的。而愚蠢的医生在为他做手术时，手术刀割断了藕断丝连的最后的中枢神经。这样，他瘫了下来，只能在轮椅上等待死亡。他后来死了，他的母亲因此而发疯，而我们一群同学，哭丧着脸，将这位前县委书记的儿子，埋在一架高高的山上。

这事过去整整三年后，这位同学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淡忘。只有当同学们一起聚会，谈到“文革”这个话题时，才想到他。我那时是红卫兵司令，他是参谋长，因此自然属于谈论之列。（我们那时都十三岁。因此这件事情，很大程度是一件小孩子的游戏，一个被蝴蝶翅膀煽动起的风暴中的一个小角色而已。）却说三年后的有一天，时间已近年关，大约是腊月二十六吧。这时我上班的报社已经放假，平日忙惯了的我们，决心好

好地打一通麻将。牌桌支起，于是我们昏天黑地地干起来。头一天晚上开始，打了一个通宵，第二天马不停蹄，继续做战，到了晚上，发扬“再努力一下”的精神，又是一个通宵。

诧异的事情发生在第二个晚上的八点半左右。在亢奋与激情下，在全神贯注中，牌桌上的我突然迷糊了一下。我的迷糊的时间大约只有三十秒，即出一圈牌的时间，或者说一个女人脱去一件连衣裙的时间。我们的老祖母将这种“迷糊”状态叫“丢盹”。迷迷糊糊，我感到我的死亡的同学向我走来，他说他很寂寞，很想到同学家里去转一转，说罢，他问我们的一个姓赵的同学的家在哪里。我回答说，赵同学的家，我只去过一次，楼房很多，我记不得是哪个单元了。继而我又说，不过一个姓林的同学的家，我知道，从你住的那个山顶向前望，越过一条河，绿地中有一幢白色的楼房，那就是林同学的单位了。楼房后边有一溜平房，林同学的家，就是那溜平房的头一家。——我的迷糊的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因为牌已经出了一圈，现在又轮到我揭牌，于是我精神抖擞，又进入战局。

这一战又是一个通宵。下一个早晨，当我实在睁不开眼睛的时候，牌局结束了，我乌青着脸儿向家里走去。走到打开水的地方，这里站了不少的人，女办公室主任一见我，立即提着个壶，跑过来问我昨天一夜到哪里去了。她说一个姓林的同学家里出事了，他电话打到你家，又打到值班室，现在大家正在满世界地找你。女主任的这句话，令我大大地吃了一惊，联想到晚上我的那个梦，我登时脸色苍白。“他是姓林？”我问。在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我又问：“那他家里出了什么事了？”——我这话的意思是说，既然林同学打电话，说明他还好，可以打电话，那么出事的一定是家里的别的人。我的问话得到了回答，回答说“他老婆死了，死在昨天晚上八点半”。这一

句话说得我毛骨悚然，登时就愣住了。后来，我叫了一辆破车，拉上我的所有的能叫来的同学，包括赵同学一起，直奔林同学的家。记得，在路上的时候，我喋喋不休地谈起了我的牌桌上的那个奇怪的梦。说得车厢里鬼气森森的。最紧张的当然还数赵同学，他一边听着，一边老拿眼睛往后看，生怕有什么鬼魅之物跟在我们车的后边。

林同学的老婆，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确实是死在昨晚八点半，即我迷糊的那一刻。人们为她的死找到的合理的解释是：她有先天性心脏病，而这几天，她恰好正在生一场闷气。事情是这样的：春节将临，单位作为福利事业，杀了一头猪，我的同学分得了一大块猪肉。同学的老婆惦着娘家的老母亲，要将这猪肉一分为二，割一块给娘家送去。同学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心里不高兴。下午，同学的老婆送完猪肉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化妆品，大约是“霞飞”，就是有个漂亮女人在电视上每晚向我们微笑的那个上海“霞飞”，这化妆品三十六块一瓶。妻子拿着化妆品，正在炫耀，丈夫这时候说话了——他说的是气话，这我可以证明，我的林同学是个生性善良的人，只是有时候爱钻牛角尖——丈夫说：“瞧你那个模样，也不拿镜子照一照，看你配用这‘霞飞’么？”俗话说“蔫蔫叫驴踢死人”，这话确实是够呛人的。妻子听了，刹时变了脸，不再言语，她挣扎着，为全家做好饭，又吃了两口，就说肚子有点疼，上外边院子里的厕所去了。她去了好长时间，不见回来，林同学去找她时，发现她蹲在厕所里，半截屎还在屁股上吊着，人已冰冷。

下一步该是葬埋了。葬埋前曾经发生过一个小小的插曲，这插曲和小说的整个命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从民俗学的角度讲，也许有意义。死者的肚子里有一个节育环。娘家人

强调说，这个铁质的东西必须拿出来，以免妨害到整个家族。当年，正是由于死者的姑姑或姨姨，肚子里的一块铁没有拿出来，才导致家庭人丁不旺，灾难不断，或者说，导致这个死者过早地离开人间。这要求不算过分。只是，死者的尸首在寒冬腊月中，已经冻得梆硬。没办法，只好打发我那辆破车，到城里去拉医生。医生来了，医生对着尸体说，他无能为力，他只会给活人上环或取环，对于死人，他没有办法。任我们嘴唇磨破，任我们以高酬金诱惑，医生还是走了。没办法，又打发这辆破车去屠宰场，找屠宰工人。尸体梆硬，也许只有屠宰工人的大砍刀才能够分开裆部。但是，屠宰工人也是不干，他说他们的刀虽锋利，但是只砍向动物，砍人，这样可怕的事情得去找刽子手，况且，正值年关，这事真让他晦气。屠宰工人拍拍手又走了，这真难坏了我们。自从枪这个物什造出来以后，世界上已经没有使刀的刽子手了，不是？！团团地转了一阵以后，还是赵同学有办法。他让所有的人走开，然后穿了一件医生的白大褂，到停尸房转了一圈，抽了支烟，继而走出来，庄严宣告：节育环已经取出来了！于是皆大欢喜，哀乐响起，抬人上山。

事后，我们一群同学，开着我那辆破车，来到高高的山顶，来到我们的那个空九军同学的墓旁，大家说，你现在该安宁了吧，记住，从今以后，不准你再骚扰同学们了！说罢，我们将一瓶西凤酒洒在坟顶，然后，又在那个简陋的水泥墓碑上，将酒瓶摔碎。——不知道是我们的这句话起作用了，还是林同学的妻子之死，让这位彻底地安宁了，总之，从此以后，他再未骚扰过我们！而到后来，当他的曾任县委书记的父亲去世，父亲的灵柩连同他的灵柩，一起被搬到遥远的乡间家族墓地以后，他便彻底地消失了。

这事是有一些可怕，这事是有一些怪异。如果没有我的牌桌上的那个梦，那么，死者之死——她的一切的解释都是合理的，无懈可击的。但是偏偏有我那个梦，而梦又是那么真切，时间又是那么准确。那么，死者之死，真的和我那个梦有什么牵连吗？或者说，是我作为引路人，将我的空九军同学的飘泊的灵魂引向一个归宿，并且导致一个人的死亡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因为不知道而恐惧——至今在写下上述这些时仍然恐惧。

按照“蝴蝶效应”上的说法，我该是那只蝴蝶，正是我的翅膀的煽动导致了一个家庭掀起一场风暴。遗憾的是从这个家庭来说，它一无所知，它寻找各种世俗的理由为这场风暴做出解释。而难道我——我现在回到一个重要的话题上来了，这个话题正是我要说的“蝴蝶效应”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说——难道我就有所知吗？难道我这个蝴蝶在煽动黑色翅膀，想要将一场风暴赐给一个家庭时，我就有所知吗？

我也是对一切都无所知的。这正是这个世界的冷酷、阴森、暴戾，令人不寒而栗的原因所在。那冥冥之中，左右一切的神秘力量，它同样在左右着蝴蝶，令它只能这样飞而不能那样飞，让它此刻飞而不能彼刻飞。

这个蝴蝶当然有预感，有抗拒。我为什么打麻将，并且一直战斗两个夜晚一个白天，正是我对命运的抗拒，对这种冥冥之力的抗拒（当然世俗的理由是春节放假）。我决心不吃不睡，不生杂念，在高度紧张的赌场上熬过这一刻。但是不行，命运比我更强大，命运懂得“老虎也有丢盹的时刻”这一名言，于是，它在我身边耐心地等待着，等待了一天一夜之后，终于轻轻地用手一点，让我丢了一下盹，然后在这丢盹的三十秒钟里，完成了它的成命。